

天 俗

陶纯

著



品尝历史真滋味
人间正道是沧桑



天 俗

目录

文
俗

陶
纯

著

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佑 / 陶纯著. — 太原 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7. 6

ISBN 978-7-5378-5192-3

I. ①天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8521号

书名: 天佑
著者: 陶纯

出品人: 续小强
责任编辑: 刘文飞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责任印制: 巩 璠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 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 0351-5628688 (总编室)

传真: 0351-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90mm×1230mm 1/32

字数: 224千字 印张: 8.625

版次: 2017年6月第1版

印次: 2017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8-5192-3

定价: 39.80元

目 录

001/ 天 佑

051/ 秋 莲

109/ 子弹穿过头颅

161/ 营地之光

207/ 雨中玫瑰

261/ 何处是归宿(代后记)

天 佑

一连下了两天的细毛阴雨，间或夹杂着针鼻样的雪花，落地便成了黏稠的水珠，仿佛地上洒了一层桐油或米汤。虽然无风，但是天冷得很，天佑只好躲在屋里烤火盆。第三天晌午头上，天光终于放晴了。天佑从窗子里往外瞅，看到昏黄的太阳挂在头顶，像一个没烧好的瓷盘。外面好像暖和了些。这两天他真给憋坏了，回头瞅瞅躺在大铜床上睡午觉的彭贵山。彭贵山中午喝了一碗陈年苞谷酒，此刻打着小呼噜睡得正欢。

天佑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溜出去玩一会儿。

就在这时，隐隐地，飘来一阵货郎担子发出的拨浪鼓声：噗隆咚咚——噗隆咚咚——还夹杂着货郎拖长声调的吆喝声：“针头线脑糯米糕，五花糖豆和剪刀……”这个货郎上午时曾经来过，天佑想出去，彭贵山不让。此时，天佑口水直流，他终于待不住了，伸手摸一下口袋，悄悄站起身，轻轻拉开屋门，溜了出去。在他身后，彭贵山似乎觉察到什么，咕噜了一句。天佑吓得一激灵，停住脚。好在彭贵山翻个身又发出呼噜声，天佑放心地往大门口溜去。

偌大的院子里没一个人影，天佑的母亲李凤莲在厅堂里和下人打麻将。大黄狗也在窝边睡觉，听到动静，它翻了翻眼皮，没有发出任何声响，继续睡。天佑蹑手蹑脚走到大门口，看到厚重的柚木大门紧紧闭着，当班的侯七怀抱一杆钢枪，斜倚在寨门楼上打盹儿。天佑轻轻咳一声，侯七吓了一跳，刚想发话，天佑伸一根手指放在嘴边示意他不要声张。

天佑轻手轻脚爬上门楼，抬眼就看到壕沟吊桥那边有一个货郎担子，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大人，像一对夫妻。天佑别的不喜欢，就喜欢花花绿绿的糖豆，这一阵外面风声紧，彭贵山严禁家人外出，天佑口袋里的糖豆，早就见底了。兴许是货郎夫妇知道天佑的喜好，那女的竟然抓起一把糖豆，冲天佑晃了晃，又撒在货担子里，弄得天佑口水都要下来了。

天佑收回目光望向侯七。侯七缓缓地摇一下头。若在平时，天佑会掏他的裤裆，或者会拿头撞他，但是现在，天佑不想弄出动静，尤其不想惊动彭贵山。天佑想了想，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把铜板，递给侯七。侯七抬眼瞅瞅大宅院里无人，就接下了。

吊桥还没放稳，天佑就像一只小老虎，急不可耐地蹿了出去。这当儿，货郎夫妇似乎有点不敢相信，互相眨巴一下眼睛。天佑带着一股小冷风，冲向货担。那个头扎紫围巾、上身穿绿棉袄的女人，望着越来越远的小男孩，目露精光。一瞬间，天佑突然发现她嘴唇上，竟然长着一小撮儿黑胡须。天佑微微一愣，步子慢下来。就在这时，那个男的飞步上前，伸出铁钳般的大手，像抓一只小鸡那样拎起天佑，把他夹在腋下，同时打一声口哨，就和那女的一起，丢下货担，奔向路旁不远处的杂树林。

天佑竟然来不及哭一声。

站在大门旁的侯七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面前就不见了人影。他哆

哆哆嗦举起枪，冲天空放了一枪，枪声像炸雷一样滚过天际。

彭家的大黄狗，率先狂吠起来。这一下，彭家大宅院顿时乱了套。

二十天前，给天佑过六周岁生日时，彭贵山专门从毕节老城隍庙重金请来一个有名的算命先生，给全家卜卦算命。老神仙燃上三炷香，跪拜过天地，又围着彭家大宅转了一圈，最后来到寨墙上，东南西北打望一阵，捻着黄胡须对彭贵山说，贵宅真是少见的好风水，日后必出大福大贵之人。旋即，他盯着天佑仔细看，微微颌首道，小令郎命数最好。又说，彭家明年可能会遇上一点小灾祸，但只要过了那个坎，以后就顺风顺水，一马平川。

哪想到，此话才说过二十天，灾祸就突然降临。看来算命先生的话，屁用不顶。

祸是侯七惹下的，他吓尿了裤子，在一旁筛糠。家丁头儿老冉慌慌跑来，提出带几个兄弟立刻去追。老冉刚跑出几步，彭贵山回过神来，又把他叫住，摆摆手说：“追个屁呀，晚了！”老冉又向主人提出，剁掉侯七一根手指头，解解恨。彭贵山把瓜皮帽往地下一摔，狠狠地一跺脚说：“你要他的狗命，又有何用？算了！”

天佑是彭贵山的第四个儿子，他上面的三个哥哥，老大天全在毕节城里当保安队副队长，红军前些日子打毕节时，天全闻风逃到了贵阳；老二天凤在县税警局上班；老三天保在贵阳读书。天佑是彭贵山五十岁过后才出生的，小家伙聪明伶俐，虎头虎脑，惹人喜爱，从感情上说，彭贵山更亲近这个小儿子。当然他老婆李凤莲更是把身边唯一的小儿子当作宝贝，百般疼爱。

听说天佑被人绑走，凤莲当即就吓晕了，掐了她好一会儿人中才醒过来。她抓住男人的手腕子说：“老爷，只要舍得破财，天佑是不会有事的呀。”

这话提醒了彭贵山。彭家没有仇人，歹人绑走天佑，不是为了寻

仇，不是为了要他的命，显然是奔彭家的钱袋子来的。

约莫一个时辰后，一个尖嘴猴腮的人来到吊桥下，说是送信的。侯七认出，此人就是刚才那个货郎装扮的小个头男人。把来人请进正厅大堂，彭贵山迫不及待地接过信，看到一张脏乎乎的白纸上，两行张牙舞爪的字：拿壹仟块大洋换小孩，限明日中午十二点之前送到。

彭贵山心里踏实了些，问：“什么地方？”

尖嘴猴腮的人说：“一直往西，四十多里，白虎山下有个磨盘洞，知道吗？”

彭贵山知道有这么个地方，点点头，说：“那么远……如果不能按时送到呢？”

对方犹豫一下，说：“那就不客气，撕票……”

彭贵山左眼皮一阵抖，脑袋上像挨了一闷棍，捂着腮帮子说：“这个价码太高，我拿不出。”

按彭贵山内心的合计，赎回天佑，也就三百块，顶多五百块。一千块现大洋，真是顶天了，这可真要他的老命。

对方说：“这个嘛，我可说了不算。”

三聊两聊，彭贵山听出来了，对方带有湖南口音，显然不是本地人。他有点装腔作势，却又不像那些凶巴巴的土匪，满嘴脏话黑话，他眼光里甚至有些歉意。虽然相貌丑陋，但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；端给他茶水，他一口不喝，拿给他纸烟，他也不抽。彭贵山干脆直接问他：“兄弟，你们大当家的，是哪个？”

对方说：“这个可不能告诉你。”

彭贵山随口说出在这一带有些名气的几股马子（土匪），对方竟没有任何反应。他心下合计，即使是那几股人马，也是轻易不敢对他彭家下狠手的。何况是些小辘子，那更是不敢了，而且他们也不会有那么大胃口。一千块现大洋，在这乌蒙大山里的穷地方，谁能拿得出手？

对方观察着彭贵山的反应，提醒说：“破财免灾，破财免灾啊！钱不值钱，你儿子命值钱。”

彭贵山硬了硬心肠，说：“我彭某人不缺儿子……少一个一样过。”

对方说：“我把信送到了，你看着办。”

对方不愿久留，即刻告辞。彭贵山送他到吊桥边，他居然顺手挑走了那副丢在大门洞里的货担，大摇大摆地离开。

彭贵山心里渐渐有了底。

二

彭贵山没有猜错，绑走天佑的，不是一般的当地土匪，而是传说中的“红匪”——红军的一支队伍。

他们是贺龙的部队，年前从湘西开拔过来，在贵州境内一路辗转，当时叫战略转移，后来才叫长征。他们在贵州境内的乌蒙大山里，暂时摆脱了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追击，难得地赢得了几天的休整时间。休整除了休息，还有一件重要事项：补充给养。

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在大部队的左翼休整。三连驻地最靠边，在白虎山东侧一个七八户人家的小村落扎营。三连连长徐发祥不怕打仗，就怕在这人烟稀少的大山里搞给养，老百姓本来就穷，自己都没得吃，哪有什么东西卖给你？尤其是三连到达驻地晚了一天，周围的小村小寨都让兄弟部队征集过，实在没什么油水了，只能发动大伙儿上山挖野菜，看能不能捎带着打点野物。

补充给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打个土豪。

可是，附近没有什么称得上土豪的人家让你打，即使有个把小土豪，也让兄弟部队抢先下了手。无奈之下，徐发祥安排一班长王大妮带人到稍远处转转，看能不能搞几头猪或几只羊回来。王大妮像他的名字

一样，生性腼腆，有点娘娘腔，但办起事来却不含糊，打起仗来更不含糊，当即带绰号“唐三猴”的唐本奇等人东行。傍晚，他们回来了，是空着两手回来的，连一根鸡毛都没带回来。徐发祥发火，说：“你们还有脸回？不如在家挖野菜。”

王大妮却笑了。

徐发祥说：“老子急得屁股蹶火，你还笑！”

王大妮把连长拉到一旁，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：往东翻过一座不算太高的山，约行二十公里，有一个较大的村子，名为彭家寨，那里有一个大土豪。唐三猴摸进村里搞清楚了，那个叫彭贵山的土豪是方圆几十里内最有钱的大户人家。王大妮说：“打下这口‘肥猪’，够全连吃仨月。”

脾气焦躁的一排长胡乃刚凑过来插话说：“那就连夜打，我们一排上。”

王大妮摇头摆手说：“不好打，不好打。”

胡乃刚说：“打个土豪，有啥难？连长，我保证明天天亮前拿下。王大妮，你少啰唆，赶紧带路。”

“不行不行……”王大妮嘴巴慢，越说越说不清。站在一旁的唐本奇接过话头说，确实不好打，他都侦察清楚了，彭家大宅院依山而建，山背后是悬崖，根本爬不上去；环绕院墙的其他三面，是一个深七八米、宽五六米的天然壕沟，只能通过大门口设置的吊桥通过；而且院墙高达一丈多，全都是青石垒就，十分坚固，简直就像一个天然大碉堡，没有炮，别想打开豁口；况且彭家还有八杆钢枪护院，据说家丁枪法也都不赖。尤其是再往东面二十多里的芦花镇，驻有中央军一个团，如果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，脱身都难……

这下徐发祥和胡乃刚都不吭声了。都是见过大阵仗的老兵，一听这个就知道这块骨头不好啃，恐怕这也是红军来了彭家不躲不跑的原因

吧。而且徐发祥清楚，上级有命令，为防止暴露，各部队隐蔽待命，尤其不准擅自往东行动，那个方向有中央军的主力布防。

胡乃刚生气地瞪一眼王大妮和唐本奇：“那你们带回这个情报有鸟用！”

徐发祥眉头皱成疙瘩，料想这块肥肉吃不成，摆摆手，让大伙儿散了。当天夜里，他睡不着，急得嘴唇上起了水泡。半夜，王大妮和唐本奇溜进他住的小柴房，说出一个大胆的设想。徐发祥一听，脑袋有点大，说：“扯淡，红军咋能干这事！”

唐本奇说：“你打土豪是为钱粮，干这个不也是为了钱粮，咋就不能干？况且这么干，不用动刀动枪，还少死人，划算！”

王大妮在一旁帮腔：“连长，我带人悄悄去干，你们领导装不知道就是。”

这可不是小事。徐发祥想了想，还是不能干。虽说王大妮、唐本奇讲得有一定道理，是很划算的事，但红军不能这样干啊，也不允许这样干。徐发祥把想法说出来，唐本奇急得像猴子一样，差点跳到那张小木桌上，说：“搞不到钱物，这一路走下去，得饿死多少兄弟！都这个时候了，过了今天没明天，总不能当饿死鬼吧！”

王大妮也是急得不行，说：“连长，你不让干，一定后悔。说一千道一万，不如先把肉吃到嘴里再说。这样的好事，哪去找啊？过这个村，没这个店了！”

任他二人怎么劝，徐发祥就是不松口，二人只好悻悻离去。

第二天天刚放亮，胡乃刚匆匆跑来连部报告，说是王大妮和唐三猴不见了，而且趁他睡着，把他的短枪也给偷走了。“连长，他们会不会开小差？”胡乃刚焦急地问。一路上不时有人开小差，胡乃刚怕了。

徐发祥马上就意识到这二人干什么去了，脑袋嗡的一声，似乎要炸开来。他愣了愣，指着胡乃刚的鼻子说：“那个事干不得！”

“哪个事？”胡乃刚有些蒙。

“一排长，你赶紧带人给我往彭家寨的方向追，无论如何把他们给我截回来！”

两个人只带一支短枪，跑去彭家寨，还能干什么？胡乃刚眨巴几下小眼睛，当即猜了个大概。他答应一声，换了便装，喊上一班副毛小虎，急急忙忙往东而去。徐发祥在他身后喊：“要是有什么差错，你也别回来了！”

而此时，王大妮和唐本奇已经接近了彭家寨。二人边走边合计，可具体怎样动手，却一时拿不出办法。恰巧，在寨子外面路遇一个货郎。唐本奇立马来了主意，向货郎提出，借货担一用，过后归还，会给他赏钱。货郎不干，怕影响生意。唐本奇从怀里摸出一块大洋，说要买下货担。货郎还是不干，嫌少。唐本奇冲王大妮使个眼色，王大妮就把短枪掏了出来，货郎当即吓得脸变了色，接过那一块大洋跑到了路旁。这块大洋是唐本奇的“私房钱”，上次打土豪时他偷偷藏下的，王大妮几次提出让他交公，他不干，竟然派上了用场。“班长，这就算我交公了啊。”他说。

二人迂回到彭家大宅院西面不远处的杂树林里。王大妮同意唐本奇化装成货郎，到彭家大宅门口引小崽子出来，他负责接应。唐本奇挑着担子，摇着拨浪鼓，顺着一条青石板路，朝彭家宅院大门的方向走去。

但是他在那儿吆喝了好一阵，拨浪鼓摇得手腕子都酸了，就仿佛一块块石头子儿丢到棉花堆里，对面的大宅大门紧闭，无声无息。门楼上当班的家丁抱着钢枪，似乎也懒得理他。他担心时间久了引起对方怀疑，赶紧离开了，折回到王大妮藏身的杂树林里。

王大妮焦躁不已。如果这个办法不灵，他也实在拿不出别的招数了。他开始后悔，不该脑袋一热，擅自仓促行动，弄到这个地步，骑虎难下，进退两难，回去怎么交代？他不由瞪了一眼唐三猴——偷跑出来

干这事，是这个臭猴子想出来的，他没好好考虑就采纳了。应该做好方案，按计划行动，擅自胡来，终究不是办法。王大妮暗自决定，事情办砸，回去就辞掉班长一职，愿接受任何处分。

唐本奇眼珠骨碌碌转着，他不死心。王大妮也不死心。他们想再试一次。王大妮决定亲自出马，说：“你个唐三猴，尖嘴猴腮的，看着就不像个好人，谁能上你的当？”他打算和唐本奇一块去引崽出窝。他吩咐唐本奇想办法搞一身女人的衣服来。唐本奇明白班长的意思，溜出树林，三转两拐，来到山边一户百姓家里，趁这家没人，进到破屋里，翻腾一阵，把一条紫色的围巾，还有一件破旧的绿棉袄卷在手里，临走，他把身上仅有的五个铜板留下了。

这一次，居然得手了。

两个人一口气跑出五里多地，找个隐蔽处停下。小崽子不停地哭，唐本奇拿出一只麻袋罩住他，哭声顿时变小了。王大妮回头望，不见有人来追，脱下绿棉袄，摘下紫围巾，丢到一旁。唐本奇掏出事先备好的纸笔，把纸铺在一块石头上，请班长写信。王大妮拿起笔，嘀咕：“五百行不行？”

“太少了，一千！”唐本奇说，“班长，我看清了，就那个大宅院，里面都是宝，要两千都算少的。”

王大妮还是觉得有点不妥，迟迟不下笔。唐本奇有些急了：“班长，你仁义，那你跑来干什么？就这个大土豪，不知喝了穷人多少血，我们只要他钱，没要他的命，够客气了！”

唐本奇从小在地主老财家干活，吃尽了苦头，所以他最痛恨有钱人，恨不得把他们全杀光才解气。王大妮心下合计，这事能成，唐三猴是首功，不妨听他一回，于是说：“一千就一千……咱要一千，老土豪能给五百，咱也知足。”

唐本奇拿上信，只身返回了彭家寨。

晌午头上，胡乃刚摸进寨子，从百姓口中得知彭大财主家的小崽子被人劫走，心里有了底，立刻往回返。日头偏西时，在半道追上了王大妮和唐本奇。看到王大妮和唐本奇兴奋的样子，胡乃刚知道，如果此时勒令他们把小孩子送回去，他们一定会违抗命令。

“排长，你是来接应我们的吧？”唐本奇说。

胡乃刚苦笑，没有说话。他想好了，先回驻地，有事情他担着。

几个人轮流扛着小崽子，惴惴不安地回到连队驻地。徐发祥一见，头更大了，他忍着，没发作。唐本奇把小崽子从麻袋里抱出来，小家伙这会儿居然睡着了，脸蛋红扑扑的，嘴角挂着亮晶晶的口水，看上去蛮可爱。唐本奇想摇醒他，徐发祥说：“放我铺上，给他盖好被子，让他睡。”

王大妮冷静下来，知道闯了祸，头一低，说：“连长，咱们连太需要这笔钱了，它能救好多战士的命啊……”

徐发祥冷冷地说：“打土豪，当然可以，红军有时靠这个解决给养，打不下来，怪我们没本事，但不能饥不择食，用这种下三烂的办法搞钱。”

“情况特殊，就这一次。”唐本奇不服气地说。

“一次也不能干。你们听着，明天上午，这孩子从哪来的，给我送哪儿去。”徐发祥不容置疑地说。

胡乃刚知道连长的脾气，他想好的事情，谁也改变不了，就说：“好吧，我们执行。”

正说着时，小崽子醒了，蹬开被子，哇哇大哭，要找阿爸，找阿妈，他的嗓子早就哑了，哭声像一个狼崽。唐本奇上前哄他，冷不防被

他狠狠咬了一口，右手背被咬出两排牙印，血珠子滴落到地上。心里有火的唐本奇忍不住打了他一下：“狗崽子，你敢咬我……”这下他哭得更欢了。

徐发祥让唐本奇等人都走开，自己亲自哄，他拿给小家伙一个山梨，兴许是饿了，小家伙一把夺过来猛咬，几口就吃光了。徐发祥又拿出一个掺了野菜的窝头，小家伙以为是什么好吃的，夺过来只咬一口就吐了出来，张手把窝头朝徐发祥扔去，差点砸中徐发祥的脸。他继续哭，怎么劝都不行。徐发祥赶紧让炊事班长想办法搞点好吃的，后来弄来三个煮鸡蛋，哄他吃下去，大概是填饱了肚子，他才止住哭，抽搭一阵，又睡了。

这一夜，徐发祥是搂着小家伙睡的。半夜，他醒了，又哭起来，闹着找阿妈，要吃奶。徐发祥忍不住笑了，你都多大了，还吃奶？他不知道，这小家伙虽然已过六岁，但有个习惯没改，每晚睡前或者夜半醒来，都要咬一咬妈妈的乳头，尽管已不可能有奶水。这夜突然没了奶头可咬，他自然不习惯，闹腾了好一阵，徐发祥毫无办法，只能任他哭号。后来他实在是困乏了，才又沉沉睡去。

彭家大宅也是一夜没消停。彭贵山亲自动手，把埋在柴草房里的两个坛子起出来，里面有八百多块大洋，凤莲把压箱底的钱也拿出来了，总算凑够了一千块。望着一堆白花花的洋，彭贵山面如死灰。

这几乎是他彭家的全部家底。

彭家的家业，主要是彭贵山父亲一辈攒下的。他父亲当过清朝的县令，到了彭贵山手上，家里有四十多公顷的土地，还有几家店铺。他父亲临咽气时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家业，叮嘱他务必守好，否则到了九泉之下，也不会饶过他。这一千块钱白白流出去，彭家实打实是伤筋动骨了，以后想翻身，难。他不想对不起祖宗，也不想儿子出事。一夜间，他脑袋上的白头发多出不少。

猛吸了两袋水烟后，彭贵山终于打定了主意——你们说要一千，我只拿五百。这本来就是一场生意嘛，做生意哪有不讨价还价的，总不能你说多少就多少吧？我儿子在你们手里不假，可我还是那句话：老子不缺儿子，老子四个儿子，少一个天也塌不下来。他又合计，五百块现大洋，对于穷途末路的“红匪”来说，已经是大钱了，这里面大有转圜的余地，他不相信他们真会“撕”了天佑。

天快亮了，彭贵山吩咐家丁头子老冉牵过一匹骡子，把五百块大洋装进两个木箱子，余下的钱重新放回坛子里。凤莲看出端倪，不干了，哭道：“老爷，你这是要天佑的命啊……”

“谁会要他的命？他们要的是钱。我合计，拿五百就能办成。”

“人家要是不干呢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他不干？他们要是干呢？我不就省下了五百？”

凤莲还是不同意：“老爷，摊上这事，宁舍钱，也要保命。”

“我是既少花钱，又要保命。这样吧，先把这些钱送去，他们真要不干，再回来取也不晚。”

“那样就晚了……哎哟我的儿啊……”

“哭！你哭个屁！大清早的，丧气！”

凤莲吓得赶紧闭了嘴。彭贵山是出奇的倔，这一点凤莲最清楚，知道拗不过他，凤莲回屋烧香念佛去了，她去跪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儿子天佑平安回来。

这一天是个少见的好天气。太阳从山尖冒头时，彭贵山亲自把老冉和侯七送到村口，这二人负责去赎天佑。老冉以前在集市上干过经纪人，嘴巴好使，死的能说成活的，手脚也利索，彭贵山很信任他。彭贵山叮嘱老冉，如果对方嫌少，不要搞翻，马上赶回来取钱，无论如何要保住天佑不受伤害。老冉再三让主人放心，一定把事情办妥，绝不会伤着小少爷一根汗毛。